

昨天,汽车客运南站及南京地铁一号线南延线南京南站开通,许多司机第一次来,摸不清周边的交通,而许多市民兴奋地一早就去“观光”,问题也很多,地铁怎么坐?公交站怎么走?……人流太大,问题太多,一整天都在不断地重复回答问题,这可累坏了地铁与车站的工作人员。

□快报记者 朱俊俊 鲍铭东 毛丽萍

公交站在哪? 地铁怎么坐?……同样的问题,工作人员一天回答无数遍 站了十几个小时,说了十几个小时

交警八大队副中队长:谢浩

已连续五天 上班18小时

昨天上午,记者见到谢浩的时候,他正站在南站长途车站的入口处指挥交通。黝黑的脸上已经晒得开始冒汗。谢浩是南京交警八大队的副中队长。但是,当谢浩开口说话的时候,还是吓了记者一跳,声音嘶哑。而谢浩原本的嗓音可是以洪亮著称的。

“今天不知道说了多少话,都讲不动了。”谢浩说,因为许多长途班车的司机也是第一次到南站来,进了南站后,不知道该往哪边开,哪里是下客的地方,泊车又该在哪里,大部分司机并不知道。而谢浩占据的又是一个重要路口,许多不认路的司机只能停下来询问,谢浩要连说带比划,让司机们听清楚了再行。记者跟着谢浩待了半个小时,就有十多个司机在问路。

昨天,谢浩早晨六点到就来到了南站。这五天来,谢浩每天都要这么早到南站,而下班回家,则是要到夜里十二点之后的事情了。“我们同事都是这样的作息时间。”谢浩说,因为新建起来的南站,实在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。

而最迫切的工作就是在道路上划车道、在匝道上安装指路牌,要让进出南站的司机进得来出得去。因此,这几天下来,谢浩和他的同事们,都忙得中午饭也顾不上吃。“这倒不是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,而是没地方也没时间去吃。”谢浩说,南站的配套设施还没有完善,所以周边根本没有吃饭的地方,而赶到大队吃饭吧,来回要二十公里左右,时间上不允许。因此,谢浩的警车内备了些饼干等干粮,饿就吃上几口。

谢浩记得,他第一次到南站的时候,就被这宏伟的建筑震撼了,但马上,他就被各条道路给弄晕了。南站实在太大了,连接的路网也多,但由于工期等原因,许多道路在启用首日不会开通,这对交警工作来说,绝对是个考验,“因为原本可以分流的道路,现在只能集中到一两条道路上去。”因此,谢浩和他的同事们常常要跑多个地方,随时观察周边道路的变化,赶过去去救急。

新城巴士经理:熊学智

这辈子从没 说这么多话

昨天5:20,新城巴士营运部经理熊学智就赶到南京南站的公交场站。由于此时站西侧的江南路道路还在施工摊铺沥青,站西路积水还未全部排除,从玉兰路过来后,熊学智只能步行穿过工地来到公交场站。7条公交线路进南京南站的首日,其中4条就是新城巴士的线路,这里他已经来过不知道多少次了。

小小的站亭没水没电,可准备工作却一样也不能拉下,熊学智和车队负责人、站务调度人员紧张地进行开通线路前的最后准备。好在很快江南路沥青就摊铺好了,首班公交因为担心站西路的路况,就按照原定的计划,从北落客平台走玉兰路绕行。他赶紧带人去站西路查看路况,好在经过几天的抽排,绕城公路隧道下的积水已经抽干了,车辆可以通行,他回头布置:“下面通知公交恢复原线行驶。”

到了8点钟,客流渐渐开始增加了,熊学智和相关站点人员一起更加忙碌起来。由于他所在的位置是最靠外侧的一个站亭,不断有乘客过来问路、问公交怎么走、地铁站怎么去。熊学智只得一遍一遍耐心地向乘客讲解。小小的站亭里很闷热,不一会儿,熊学智的衣服就湿了,只能拿个本子当扇子。老这样也不是办法,他想,赶紧布置人去做一些临时指向牌,好放置在醒目的地方指引乘客,减少咨询的工作量。然而,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好的,从9:00到11:00,两个小时里熊学智一直不停地回答乘客的问题,喉咙都有些沙哑了。“这可能是我这辈子讲话最多的2小时,讲到我不想在讲话,但没办法,只能轮流顶着。”熊学智有点无奈,他得在这里顶到下午5点。

嗓子干,熊学智却不敢多喝水,只敢抿一口带来的饮料。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,烧不了开水是一个原因,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怕喝多了水上厕所,厕所太远,去一趟实在不方便。“等站内的厕所建好开放就好了,一切都会慢慢改善的。不过,公交站房也确实需要赶紧通上水电,否则,员工吃饭喝水也都会有问题。”熊学智期待着。



客运南站开门迎客,汽车站问询处咨询的人很多 快报记者 顾炜 摄

汽车南站副站长:苗红军

累并开心着 终于有底了

“咳咳咳……我实在说不出话,哑了……”昨天,汽车客运南站副站长苗红军一脸疲惫,但是他却开心地告诉记者:“心里终于有底了。”

自从接手汽车客运南站后,苗红军与同事每天不到凌晨都不下班,为了昨天车站的顺利开通,他每天要打几百个电话。“因为这边施工紧张,很多道路不畅,4站的线路进来后,涉及到200多家运营企业,必须一家家通知,怕经营单位找不到。”记者了解到,前几天连着下大雨,站东路、站西路、玉兰路都不通,可把他急坏了。苗红军告诉记者,26日,他又逐一与这些经营单位一家家联系,确保昨天每辆车都能进来,不误点。

昨天上午,他一直在现场,虽然嗓子哑得几乎出不了声,但是碰到乘客询问,他都停下来耐心解释,引导乘客怎么走。

忙了一天,没有落坐,可是心里却踏实了很多:“现在18:00了,所有计划班线正常开行,没有一个乘客退票……这就是我们最开心的。”

可是,记者了解到,他又得很晚回家。

汽车南站导乘:黄靓

问路的乘客 10分钟48位

走进汽车客运南站,会有瞬间恍惚:这不是“空姐”吗?

原来,汽车客运南站推出了“空姐”式的服务班:白色短袖,藏青色的裙装,头戴贝雷帽,脖子上还扎着领花。

可能天气热,空调又打得很足,这些“空姐”们个个鼻子上汗珠直冒。

黄靓站在门口,她的任务就是导乘,“问得最多的就是公交怎么走,地铁怎么坐……”记者站在边上10分钟,前来询问的乘客就有48位,不停地重复,可是她们脸上却始终开心地微笑。“累不累?”她们冲记者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。

而最受欢迎的还是一对双胞胎姐妹,穿着同样的衣服,并排向乘客发送《导乘手册》,走到哪都是焦点,除了“主业”外,她们还要兼“模特”,不停地有市民摄影拍照。

穿梭在这么大的候车厅里,有人说得口干舌燥,有人走得双腿发软。据负责人介绍,这种空姐式的服务人员共有16名,“今天确实累了,她们很多人脚都起水泡破了……”

地铁站长:何旭

新郎官站长 干脆住站里

昨天,地铁南京南站首次亮相,熟悉的报站音回荡在站厅。“我们前两天就按正常运营来准备了,设备也一早投入了使用,确保今天开通万无一失。”何旭向记者介绍。

何旭是南京南站的站长,1983年出生,2004年就进入地铁工作了,是经验丰富的“老手”,“一直在站务中心,从小行站,到奥体中心站,再到中国药科大学站,现在是南京南站。”说起正式进入南京南站,何旭回忆说是6月1日。“地铁站是高铁的配套,我5月29日结婚,30日就进站了。”进站的那天,何旭还带了不少喜糖给同事吃。

说起进站,何旭说当时地面条件非常差,“车站所用的将近10吨的物质全部都是通过肩扛手提运到车站的。”为了保证站里一切正常,何旭前天晚上干脆住在了站里,“估计开通首日是大客流,一早赶来怕来不及。”

昨天,面对1万多人次的客流,地铁一切井然有序,何旭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:“30日,高铁开通才是真正硬的硬仗。”

»相关链接

车票变脸 身份证号隐去4位

快报讯 (记者 毛丽萍)6月1日,“C”“G”“D”字头的动车和高铁开始实行实名购票,近一个月下来,市民早已经熟悉火车票上有自己的身份证号及名字,但是昨天,记者却发现,实名火车票开始悄悄“变脸”:票面上的身份证号码被隐去了中间靠后的4位,以“*”代替,避免了身份证信息被完全暴露,很多市民对此叫好。

昨天,南京南站建站后,南京南站的售票大厅也迎来了很多旅客,旅客们发现,他们所买到的车票

上身份证号码已经被隐藏掉四位。张女士在南京南站售票窗口购买了一张7月1日南京发往北京南站首班高铁的车票,她很快发现手中的这张实名制高铁车票与以前大不一样,“你看,隐藏掉了身份证号码,以前上面有信息嘛,这张新的实名制票上,我的出生月份和日期部分全部用星号代替掉了。”虽然这样调整以后,票即使丢了,个人信息资料也不会泄露,但是很多市民认为,车票用过以后还是得好好保存,因为上面有自己的名字。

全球之最 南站屋顶7月发电

快报讯 (记者 毛丽萍)除了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之外,南京南站还有一个特别之处:屋顶就是一个“发电厂”。

据研发单位中电电气太阳能研究院院长费艳刚介绍,南京南站拥有全球最大的建筑一体化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,且规模堪称世界第一,充分利用南站主站房两边的无站台柱雨棚屋顶和4个基本站台屋面共12万多平

方米,安装光伏发电设备。

目前,太阳能屋顶已建成,进入并网调试阶段。站在南站主站房屋顶往下看,只见两边硕大的雨棚屋顶上,铺满了黑色的太阳能电板。“每年可以节省很多燃煤,还可以减少二氧化碳、烟尘、灰渣等污染物排放。”工程技术人员给记者算了“一笔账”,25年可发电2.28亿千瓦时,相当于节约

原煤8.5万余吨。

这套太阳能发电系统将在7月中旬并网发电,不仅供南京南站使用,普通居民家中也可以用,如果按平均每天每户用电量2度计算,每天屋顶所发电量可以满足上万户家庭用电。专家还介绍,这一系统与南京南站的应急电源相连,一旦站房电源出现中断,系统可在0.07秒内直接供电。